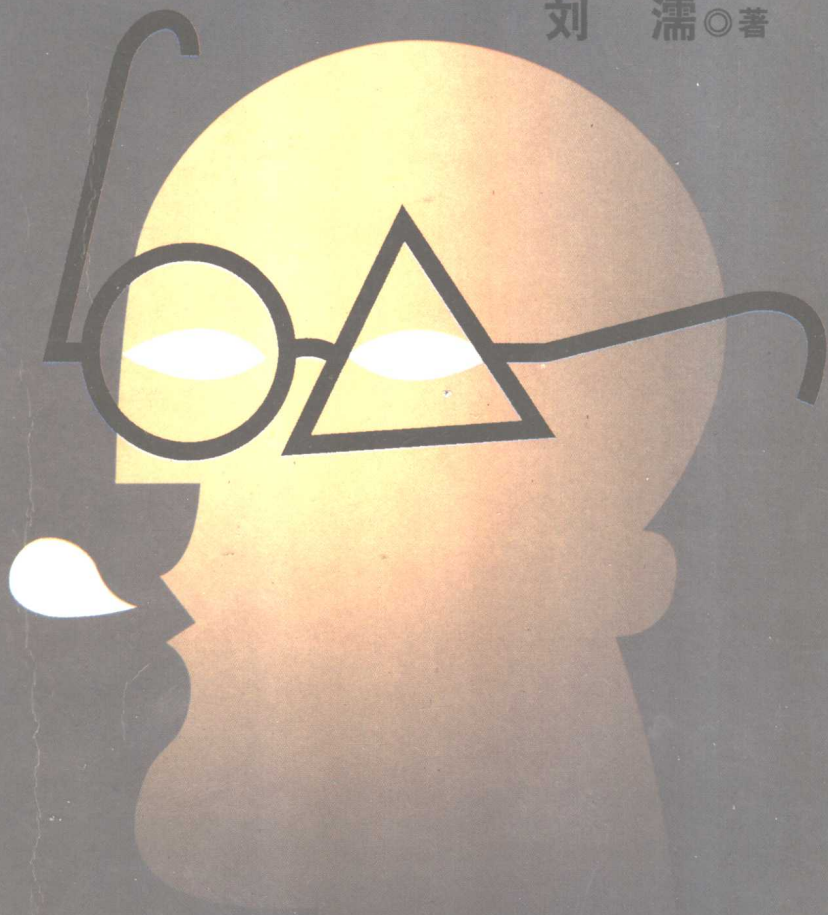


一部再现官场生活圈的力作

# 官本位

刘 濡◎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一部再现官场生活圈的力作

# 官本



刘 濡◎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官本位/刘濡著. - 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2003.3

ISBN 7-228-07298-7

I. 官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039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716 号

**官 本 位**

刘 濡 著

---

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 
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 348 号  
邮编 830001  
责任编辑 杨振明  
印刷 西宁市福利印刷厂  
发行 新华书店  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印张 10  
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 
印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 1-3000  
定价 19.80 元

---

ISBN 7-228-07298-7/I·1936

## 第一章

立秋这一日，天突然之间变得又高又远清澈无比，又赶上周六，周阳正坐在客厅里那张松软的沙发上看《边北日报》，上面有省长写的一篇企业改革的文章，他还是头一次看省长写的文章，猜想可能是政策研究室那帮人捉刀代笔的，一边听着里屋的小保姆在哄四岁半的孩子，录音机里放着轻缓的音乐，冰冰跟着咿咿呀呀地哼着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妻子萧家琳一早就去了财贸学院，她正在报考会计师，一到休息日就要赶去上课，这一阵子整个人总是风风火火的。

电话铃响了，周阳随手把门关上，怕吵醒了已经沉睡的孩子。话筒里响起岳母低沉而和气的声音：“家骏刚从深圳回来，明天晚上你和小琳就过来吃饭吧。”话也没有多说一句，周阳答应一声就挂了。

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岳母外交辞令一样的话，她还一直把他当成一个外人，客套大于亲近，近似机关里的用语，当然了，他这个上门沾光的女婿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即使家琳在他们面前举止言谈也很小心，大概省长的家风就是如此。瞅着窗下热闹的道路，他一边琢磨她刚才话的内容，心想为什么不是今天呢？一般来说，不用提醒，明天也是小两口儿回家探望的日子。让他觉得很奇怪的是，萧家骏这几年忙着在外做生意，已经很少回家了，只有到了年节时候才回

来看一看，这次回来不知是什么事？

自从进入萧家开始，他对这个岳母总怀有十分的敬畏，她目前在省财政厅当一个副厅长，平常眼睛上总架着一副眼镜，对人冷冰冰，尤其她的目光扫过来的时候，总让人莫名地紧张。而且一家人中最不容易看透的就是她了，总让人感到她眼睛后面还有一双更加锐利的眼睛。给周阳的一个感触，萧家人都有不同的眼睛：萧家琳的眼睛很清澈很善意，一眼就看到底，最好把握；萧家英的眼睛因为他的疾病显得暗淡无光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；萧家雁的眼神是高傲的，还有点玩世不恭，笑的时候却十分多情；萧家骏的眼睛是多疑不安分，里面透出一丝冷气，让人捉摸不透；而岳母的眼睛像一把锋利的锥子，常常盯得他背膛发热；只有岳父的眼睛他一直也无法说清，里面似乎什么都有，又似乎什么也没有，在这双眼睛之下，你会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很卑下。

周阳每天工作在机关里，而走进省长家门后，又如同进入一个更加参不透的机关，而在这个血缘的机关里，恐怕除了家英、家琳之外，所有人都很明显地把他当做了外人，虽然表面上一向客客气气的。

不一会儿，又有电话打进来，周阳估计一定是有人来填补他下午空闲的。从团市委调到市府办公厅接待处，电话勤劳了，应酬也比以往多了起来，平时也有了不去处，他本打算到广平宾馆新开的桑拿房去洗个澡，那里的老总为他办了一张长期免费卡，一想到那里的蒸汽，他就身子发软。目前的一切还有一个更深的原由，岳父今年的荣升也把他变成了一座值得挖掘的、闪闪发亮的矿藏。

打来电话的是“中通”公司的老总梁清河，这多少让他觉得有点意外，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交，只是在场面上见

过几回面、交换过名片而已，没想到他主动找上门来了。

“老弟，我现在就在你楼下呢。”窗下果然缓缓驶过来梁清河那辆红色的“本田”，周阳是认识的，认车差不多是他练就的一项技能，那辆车很显眼，停在了楼下的道边。

看着那辆闪闪发亮的车，他在电话里很客气地问：“梁总这么有闲心，怎么找到我家来了？”

梁清河在电话那头开玩笑地说：“领导家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我还有得混吗？再说我也是出外办事顺道路过，看一看你在不在家，别多心，领导总不会不接见我吧，就说会儿话，还是屈尊下楼吧，我就不上去了。”

自从一起吃过几次场面饭后，一见面梁清河就主动和自己套近乎，他也看得出来。原因再简单不过了，不就是想通过自己巴结一下省长嘛，市府的一个接待处长还不值得他这么花心思。这个人长着一张十分憨厚可信的脸，实际上却鬼精得要命。听别人说，梁清河还曾经是全国第一批优秀企业家，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就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，上面还吊着一只从美国买来的白金戒指，说是要奖励有功劳的手下，做起事花样不少。梁清河的父亲是一名老红军，参加过长征，他不时拿这一点红色的政治资本来炫耀。除此以外，周阳对他了解得并不多，只知道每次市府有什么大型的接待活动，都少不了他的身影，好像几个市长都认识他，总“小梁、小梁”地喊着。

一开始周阳还觉得很奇怪，后来才琢磨出一点门道来。梁清河总尾随着省市领导的行踪，一逢到开会，索性自己包个房候着，只是为了凑上去和某个领导说几句打招呼的话，他居然能为此宁可花一天的时间。虽然周阳看不惯他这种过于赤裸的讨好，但还是觉得能下这种功夫的人决非等闲之辈。

迟疑了一下，周阳向保姆打了一声招呼，便下楼了，他宁可躲清静去独自洗澡，也不太愿意赴这个人的约。梁清河庞大的身躯从车里钻出来，伸手摘下那副不相称的金边墨镜，他身上穿着宽松的休闲装，黝黑的脸上带着和气的笑，额大口阔，一副逼人的富贵相，看起来倒不是十分俗气，毕竟他经常出国，见过不少世面。看见这种人就知道什么是财大气粗了，周阳心想，人和人就是不同，仅看相貌就八九不离十，并不是像陈胜、吴广说的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，人一生下来，身体形状就已确定，所以富贵也算是早已命定的事了，争也没有用。

车里并没有别人。一般来说，梁清河车里总坐着一个保镖，显示出他的排场，虽然商人和官员的排场有所不同，总之，前呼后拥的阵式还是越大越好。与梁清河见面时，那个表情出奇严肃的保镖就会用冷眼瞧着你，好像担心你对他的主子图谋不轨，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，而且慢条斯理地卷着烟吸，不知是不是做戏。据说那人是广平市武术馆的一个教练，学的是“虎鹤双形”，一次还在饭桌上表演过，拳脚虎虎生风，果然了得。偶尔梁清河身边还会带着一个美貌的女人，当然也不是一般的俗脂艳粉，手里还会拎着一台时髦的便携式电脑，显出他有几分品味，不过女人的面孔倒是时常在换，对此他也毫不避讳。今天独自一个人，看起来他真是有几分用心的。

“来，到车上说。”梁清河亲热地拉着他手，感觉上已经把他当做一个非同一般的朋友，商人的亲热方式都很直接，没有当官的那么客套。

于是两个人上了车，关上车门后，梁清河一脸晴朗地说：“这么清爽的天，一个人还闷在家里干吗？知道今天是什么日

子吗？立秋了，还不得抓一下秋膘啊。”

周阳顺口开了句玩笑说：“行了吧，你倒挺会搞名目的。再说梁总还缺膘？别人还不得饿死。”

梁清河眨了眨眼睛说：“真没别的意思，今天给你安排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咱哥俩再顺便坐下来好好聊聊。以前总是在场面上混，面熟心不熟的。总想抽个时间和你单独坐一坐，多交个朋友嘛。再说你们这些坐机关的人，一辈子不是和别人就是和自己较劲，缺乏点情趣，个个老气横秋的，需要好好调剂调剂生活。大哥我一向看人很准，就觉得你有头脑，是个人物，诚心诚意领你到我的一亩三分地里坐一坐。”

周阳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犹豫，被人强拉着出门还是头一次，而且搞不清他的用意，但还是被梁清河身上的热情劲给打动了，拒绝这样殷勤的邀请也是不礼貌的，心想反正是周六，家琳得晚上九点才回来。这个家伙无论什么时候都给人一副弥勒佛式的笑脸，让人不好意思回绝他，怪不得那些领导都给他一点面子，于是便说：“梁总，机关的人怎么能和你这个大老板相比呢。”

“别大老板大老板的，太见外了。老弟，自在是自己找的。早上我还看见萧省长在体委大院打网球呢，老头子可比你有冲劲，你还得学一学啊。”

终于绕到这个主题来了，竟然连老丈人打网球的会也不放过，这个家伙的嗅觉太灵敏了，社会交际也够广泛的，周阳自觉这方面的本事远远不如他，便对着那张笑咪咪的胖脸笑道：“梁总该不是想去当陪练的吧？”

梁清河毫不在乎地说：“算你说对了，省长认识我的，那次去德国我们就在一架飞机上，还在一起吃过饭呢。可惜我这两下子还上不了场，早叫体委那帮家伙给盯上了，专门找



职业运动员陪他练，拍马屁可不只我一个，他们还要为省长举办一届全省的老年网球赛呢，啧啧，想得倒挺仔细。”梁清河回头指指说：“喏，我托人在国外买了两副网球拍，加拿大产的，国际名牌，什么时候还要麻烦你送给省长，这拍子使起来轻，称手。”

“你自己送不就得了，这种事纯粹是难为我，省长最反感这种事了。”自从跟家琳结婚以来，他还真从来没有给老丈人送过什么像样的乐西，只是有时陪家琳偶尔买过衣服食物什么的，反倒是受了不少贴补，小两口儿的生活一直过得挺紧的，有了孩子以后还雇了保姆，而且钱一直由细心的家琳管着。

梁清河有些粗鲁地笑了笑说：“真看出老弟仔细来，一副拍子算得了什么，领导也得有个人情往来吧。”

梁清河的笑让他很不舒服，周阳一向很敏感，猜想他是不是在嘲笑自己在省长家没什么地位，不过是吃一口软饭的，内心有气，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这开不得玩笑，省长可不是一个能随便的人，别说是网球拍，就是一根鸡毛也要寻思寻思，身有不便嘛，有多少人瞪着眼睛盯着他呢，你知道他在办公室里挂的那副对联上面写的什么？”

“对，对，我早知道省长写得一手好字，我还想让他为我新开办的出租公司题字呢。对联写的什么？”

周阳感到这个人的口气很大，不知深浅有几分轻狂，便笑着说：“‘吃菜根淡中有味，守王法梦里不惊’。不是我夸，我这岳父从不做一点出格的事，省里谁不知道他的清廉，那可不是摆样子，他可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。”

“也是。倒底是省长。我这个粗人没法比，做什么事都喜欢直来直去，官我也见了不少，只知道官场上虚多实少，个

个装腔作势。你别怪我嘴臭，我一点诽谤省长的意思也没有，再说我哪有那么大胆啊。做省长更难啊，保持低调嘛。你今天和我出去，也不怕滥交匪类？”随即鼻孔里发出嘿嘿的笑声。周阳心里想，这种人倒有几分憨直，不过对他的底细还一无所知，还是小心点为好，一边笑着回答说：“我倒要看看你匪在哪里。”

车一直向青山方向开去，周阳搞不清他拉自己到一个荒凉的去处去干什么，难道是烧香拜佛？看着梁清河脸上浮出神秘的笑，有些担心，便撒了一个谎说：“梁总不会拉我去看风景吧？晚上我还要到省长那里报道呢，我和家琳每周六都要回家一趟。”

“别小看了这座山，广平的风水全在这儿呢，最近我越来越发现这座山有意思。放心吧，时间还早呢。我只想交你这个朋友，能有多大企图？不会把你腐蚀到哪里去的，也不会耽误你和岳父大人一起吃菜根的。”说罢两个人便心照不宣地哈哈大笑起来。周阳觉得梁清河这个人还是不能小看，他能在各种场面混得开，今后说不定对自己大有用途，再说，交这么一个率性的朋友，也是一件愉快的事，于是就放心地由他去了。

青山有着省里最大的寺庙群，每年到了庙会的时候，满山遍野都是人。最有名的关公庙是乾隆年间修的，还留下了建造时清晰的碑文，一进山便有一座横跨两座山的“月亮门”，被称做奈何桥，每年都有跳下去自杀的，为了寻找超生。即使隔着很远，也能看清高大寺院墙上印的那个“佛”字，而且不时还能听见阵阵诵经的声音，随清风入耳，像是喧哗的俗世中飘来的天外来音，让人不知不觉之中六根清净。但今天这个时候，游人稀少，门庭冷落，沿途的摊点倒还是

整整齐齐地排了一长溜。

才到了山门，已经有一辆吉普车在一旁等着，看见他们的车到了，有两个人马上从车里恭敬地下来迎上前来，远远地摆手打着招呼，其中一个还穿着警服，样子看着有几分神秘，那阵势就好像把他们当做出巡的大员一样。

梁清河向周阳简单做了介绍，一位是青山派出所的所长，另一位叫做“三胖”，却是一个瘦子，见到梁清河时两个人目光很低，话也不多，只是带着笑脸客套了几句，然后对梁清河说：“听说梁总来，大师一直在正殿等着呢。”周阳心想，这梁清河好大的排场啊，不知那位大师是谁。两人说完便上了车。那辆车在前面引道，他们对梁清河毕恭毕敬的态度让周阳感到惊奇。当问起那个瘦弱的“三胖”怎么起这么一个名字时，梁清河笑道：“那是道儿上的人给起的，别看不起眼，这里的摊点可都归他管，平时还帮税务收收账什么的，我过去底下的一个兄弟。”梁清河若无其事地说着，周阳觉得，梁清河所说的话和刚才的那套举止做派倒真有几分清道的味道，不禁对这个人多了一层戒备。梁清河之所以搞这样的排场，在周阳看来，不过是想让自己看看他黑的白的都混得很开。看那情景也不像是假的，但多少有点诡秘的色彩，眼前这个人有不少值得琢磨的地方。

“该不是求签问卦吧？”周阳问。车七绕八拐绕着盘山道向上开去。看警示牌，这里是不允许车辆上山的，但他们还是大摇大摆地开车进出，可见梁清河的话可信。至于上山的来意，周阳也猜到了八九分。

梁清河眉飞色舞地说：“老弟真是聪明，都说是富人烧香，穷人算命。以前我也从来不相信这玩艺儿，但这里真就出了一位大师，找他算命的都是省级的大干部，一般人还求

不到他呢。前几天，省委严秘书长的儿媳妇失踪了，我陪着来的，他说两天后准保在北府市出现，可不就在那里找到了，真神了。今天我专门约了他，想给你看一看，印证印证，你要是不信，就全当是玩笑。”

周阳心里觉得好笑，没想到他原来搞这么一个花样，请人还有请人算命的，真是很新鲜。梁清河大概认为那些当官的个个觉得前途难料，才投其所好的。走仕途的人谁不想预知未来的命运，但谁能料想自己的未来呢，宦海浮沉，往往难以意料，难道仅凭一句虚话就能定乾坤？周阳一向对命运这类东西半信半疑，过去也开玩笑似的算过几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，索性看一看，总之自己的命总不会差吧，于是便说：“梁总，亏你想得出。”

两个人边谈着命运吉凶祸福的话题，边随着那辆吉普沿着盘山道到了正殿，从山上俯看广平市，心胸顿时豁然开阔，松林里树影婆娑，鸟声清脆，果然别有洞天。周阳心想，虽然远离尘嚣，可是这好山好水倒叫佛道两教占得差不多了。

领路的两个人在殿门口规规矩矩地站着，好像两个护卫，梁清河只对他们说了一声“辛苦了”，好象受到这样的礼遇理所应当，便领着周阳昂然进了高大威严的佛殿，显然他已是这里的常客了。

大师叫曾小白，据说是在青山最高的通天洞里一夜得悟的，便灵气附体，被人传得神乎其神，据说能自如地穿梭于人间与灵界，有着通神的法力，连中央一位科工委的领导也和他通过信，称誉他神功盖世，也是所谓的“佛子”。正殿里一间宽大的厢房就辟成了他的办公室，他最近还当上了省佛教协会副主席，在山上呆的时候很少，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，公事私事对的就是领导，也算是社会名流了。眼前的曾小白

并非一身僧人打扮，只是穿得很简朴，头发也梳得很光亮，像是打了摩丝，目光炯炯有几分神气。面貌不同凡响，确有异于常人的神采。屋里电话、空调一应俱全，家具也算是高档，还有机关的档案柜整齐地排列着，像一间名副其实的办公室，墙上还挂着某个名人题的“易学泰斗”的牌子。见他们到了，曾小白忙吩咐一个徒弟端茶倒水，一边笑着寒暄，目光不断打量着周阳。

“这位老弟是市政府接待处的处长，还烦请大师给看一看。”梁清河一副很随便的态度，故意不说破周阳的身份。周阳品了一口茶，便知是上品。他越来越觉得梁清河确实不是一般人，三教九流都能厮混得熟，听他的指派。在社会上交友嘛，一个人的用处决定着和他的亲近程度，看来梁清河颇有几分能耐。

曾小白客气地问了周阳的生辰，手里拿着一支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画着，又掐了一会儿手指，捋了几下头发，与一般的算命先生并无两样。周阳恭敬地坐在一旁，看他如何说。

不一会儿，曾小白便缓缓开口道：“施主早年困苦，骨肉相离，六亲无力，如同冰炭。”周阳听了心里一惊，倒是真有几意思，接着又听他说道：“奇就奇在施主的命局，似有天罗地网相迫，却赖紫薇相照，天德月德俱全，凶神恶煞尽被冲掉，或隐而不现，再观施主骨相非凡，气色饱满，面呈富贵之相，多赖智勇谋略，所奇的在于步步得阴人之力，平步青云，官道不求自通畅，不出本月便有升迁。不过要谨记一点。”话便止住了。

周阳心想，这个人果然神奇，阴人当然是女人了，倒有几分相似，连忙说：“大师只管说，没什么关系的。”

“恕我直言。自古福中藏祸，福集祸聚，福力消减，祸便

临头，两年后流年不利，运合水局，需妨独木飘浮难定，却有拔摧之险。”

听完了一席话后，周阳也没有吱声，只是会意地微笑。只觉得后一句警戒有点危言耸听，听得有几分不顺耳，每个人到底都有几分迷信，喜欢听好听的。所以曾小白说得含糊的，福祸福祸的好像有几分道理，但也许说不是梁清河事先设计的，吓唬一下他也未可知。

梁清河在一旁忙说：“周老弟是我的至交，还请大师一定帮助解一解。”曾小白含笑挥手画了几道符，让周阳在一周后在东南某某地烧掉，周阳越发感到可笑，神情有些不屑，一道符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那也未免太荒唐了吧。不过表面上，他还是表示感谢，接着装样子按规矩掏钱，被梁清河拦住了，说这样就把这位有身份的大师看轻了。曾小白说：“梁总一直是我的好朋友，太元殿的修缮费还是他争取来的呢，你也就不要见外了。”他忽然之间变成一口的世俗气味很好笑，周阳便越加不信了。

告别了曾小白。两辆车离开了正殿，一直到了山门口，那两个人才停下车挥手让他们通过，梁清河也不言谢，倒让周阳觉得有点过意不去。从这件事上，周阳便觉得梁清河拉拢人的确不同凡响，点子很绝，让自己很有面子，而且火候分寸掌握得好。这是周阳在机关这么多年才慢慢悟出来的，这个人并不像表面看的那么粗，算是对社会奇经八脉了解得很清楚的人，做起事情来自然很从容。

车转出来以后，梁清河看了一下表说：“这里正好离龙岭不远，本公司在那里新建了一个培训基地，才开业的，你这个接待处长总该踏一踏点吧，以后搞个活动也好有个落脚处，时间还早呢。”

周阳这才明白，梁清河早已把行程路线安排妥当，便卖他一个面子说：“梁总太高看我了，这种事都是何秘书长点头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跑腿的。今天算是交到你手上了，不过千万别太晚了，省长那里不好交待，我还没来得及请假呢。”

听了这话，梁清河嘿嘿笑着说：“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七点钟往回赶总可以了吧，省长的姑爷哪里敢长借啊，一定不会耽误他老人家的训话。”说着他就往培训基地打电话，房间他早已预订好了。

两个人说着说着，便近了一层，梁清河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。“哎，老弟，说一句话你别生气，哥哥也不把你当外人了，”梁清河十分关心地说，“那次在吉安大厦我也见过弟妹，配老弟还是差了一点，以兄弟的相貌就没有点别的想法？那方面想解决一下只管开口。”

从来还没有人敢当周阳面说这种混话，听梁清河说话这么赤裸裸，他感到很好笑，意识到梁清河实际是想来试探一下他，再以美色相诱。在市政府，周阳确实算是出了名的美男子，身材魁梧，一米八的大个，风度翩翩，秘书长何振兴背后说他长得像郑少秋，演个皇帝什么的很合适，显然讽刺他装模作样的功夫一流。背后周阳心里倒有几分得意，话说龙生云、虎从风嘛，哪个领导不带几分威风。虽然人们当面不说，目光还是有所表露，心里当然会说他贪图萧家的权势，才娶了家琳。萧家琳的长相一般，而且腿因为小儿麻痹落下一点残疾，所以两个人外表上的不般配很明显。

梁清河极力想巴结自己，竟然连这种放肆的话都说出来了，何况他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随意透露心里话的程度，梁清河这个人做起事来确实有点说不清的张狂，随随便便干预起

他们夫妻俩的性生活来了，周阳于是开玩笑地说：“梁总也关心起我们夫妻生活了？我要谢谢你的好意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无此癖好。”

梁清河也觉得急于博得周阳的好感说话多少有点失言，马上解释说：“嘿，瞧我说什么呢？你只当没听见。我是个粗人，拿你不当外人，你别怪我，一张臭嘴有啥说啥。男人嘛，经过几个女人也算是正常，尤其是出色的男人，现在还算个什么事，夫妻就是夫妻，两码事，影响你们夫妻的事打死我也不敢做，那不是犯上做乱嘛，我可没有别的意思。”

这几句话周阳听着心里挺受用的，便说：“话有点过了，今天先打住吧。梁总啊，我看你这是不怀好意，存心想拉我下水，这些话还是留着喝醉了再说吧。”

梁清河显然看出周阳心里小小的活动，索性很直白地说：“哼，老弟，这种事你也给我打官腔，真不亏是官宦人家出来的人啊，脸上扭捏，心里早已打鼓了。”两个人哈哈笑了起来，只觉得关系更近了一步。

一路说笑着，车从主干道下来，驶进一条专修的柏油路，那座豪华气派的建筑已经在眼前了。宽大的停车场上停着二十多辆车，看起来挺热闹的，建筑表面宝蓝色的玻璃反着落日的霞光，熠熠生辉。周阳看了一下车牌，有不少是省府和市府的车，那些酒楼饭肆、山光水色自然都少不了他们的光顾。过去团市委老上级史云山的那辆“三菱”吉普车也稳稳地停在那里，他已经调到市工商局当局长了，一见那车，他心中仍有隐隐的不快，史云山那张国字脸又浮现上来。周阳正想着见了这些熟人怎么打招呼，脚随着梁清河已经过了大厅。一架巨大的木制水车兀立在那里，不停地翻动着水，有不少客人坐在四周环绕着假山和植物的前厅里谈天。



周阳一眼就看见史云山和省工商局局长汤耀明、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蔡秀文，几个男男女女围着一个商人气派的人正在说笑，史云山也看见了他，隔着很远摆手打着招呼，好像对他的到来并不奇怪。梁清河在一旁连忙解释说：“我告诉史局长你要来的。”周阳这才明白了，今天梁清河带他来，只不过是想让他来摆架子、充门面的。

记得在团市委工作期间，史云山连正眼也没有瞧过周阳，对他冷冰冰的。那时史云山正与副书记暗地里斗得很凶，而副书记和萧家有点私人交情，因此也延及到周阳身上，连累得受到冷落。在一次机关民主测评中，周阳因此大受影响，排名很靠后，史云山竟然在大会公开批评了他，冷嘲热讽的话让他一时间抬不起头来。那时周阳真有点心灰意冷，觉得自己花那么大心思进入萧家，一点光也没有沾着，多少有点委屈。那时候，岳父萧荣正在北府市当市委书记，和人大一帮人的关系很差，有点干不下去的架势，所有人都预测他的官运已经到了头。有一次，周阳听史云山背后说：“萧荣是他老丈人怎么的？他还管不到我这一块儿。”最后，史云山调到了工商局，他才顺利地当上了办公室主任。当然这和萧荣到省里当副省长有关，此一时彼一时了。史云山一向飞扬跋扈惯了，走了还把那辆“三菱”吉普连同司机一起带走了。官场真是奇妙，这样的人居然一再高升，可见决不能以常理推断。今天见到史云山，两个人表面上像有过不一般关系的上下级，两张脸一起笑得十分灿烂，但其中的缘由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周阳也觉得现在自己比以往成熟了许多，面子功夫做得很到位，是啊，这么多年自己也该有些长进了。

几个人客客气气地见了面，除了史云山，周阳和其他几个人并不熟，只知道蔡秀文过去曾是广平市主管文教的副市